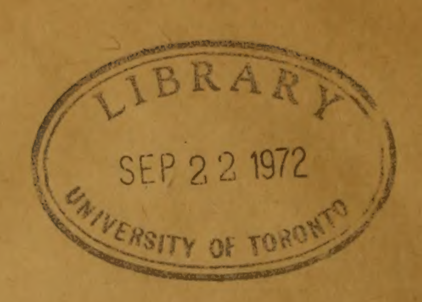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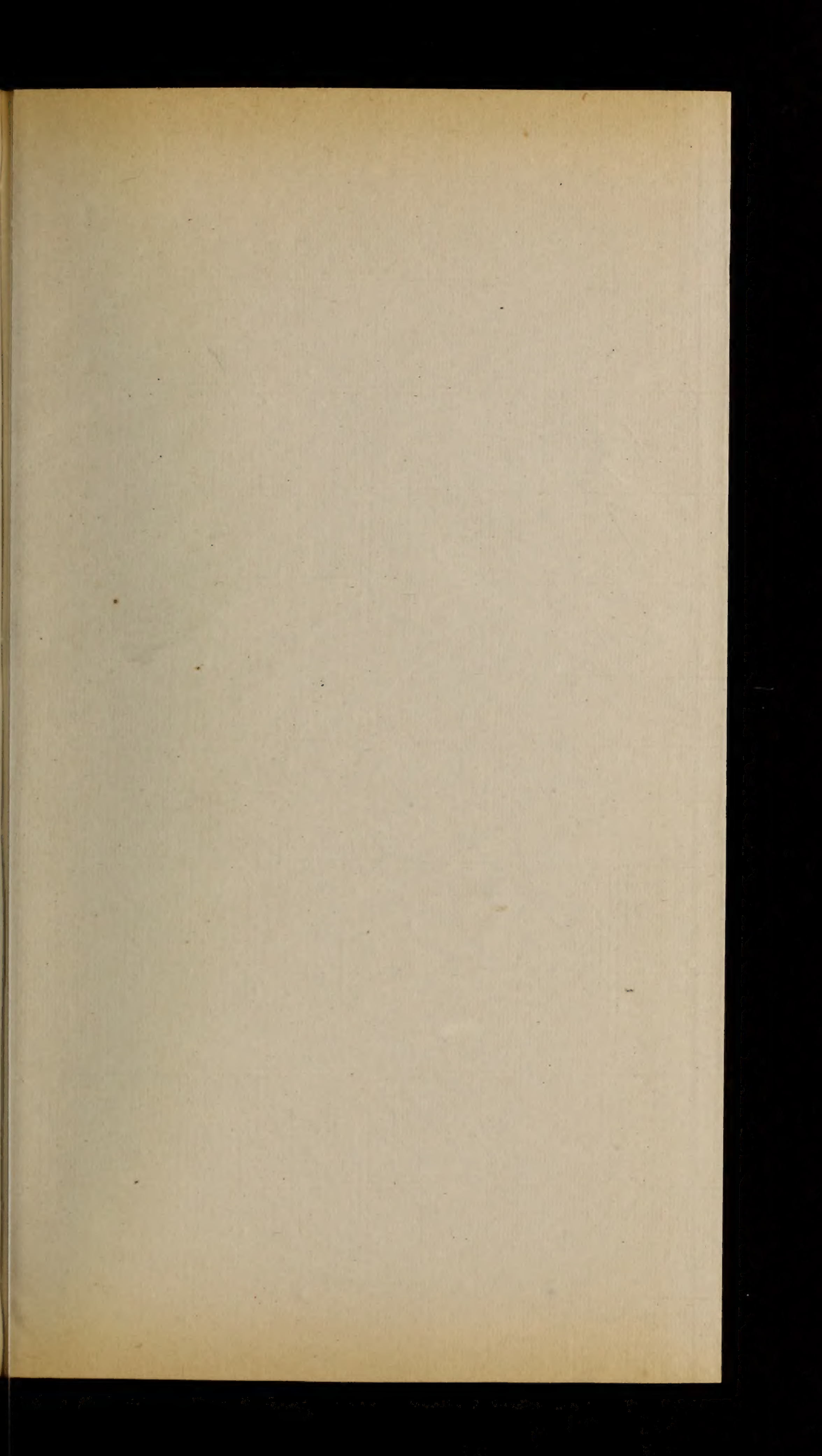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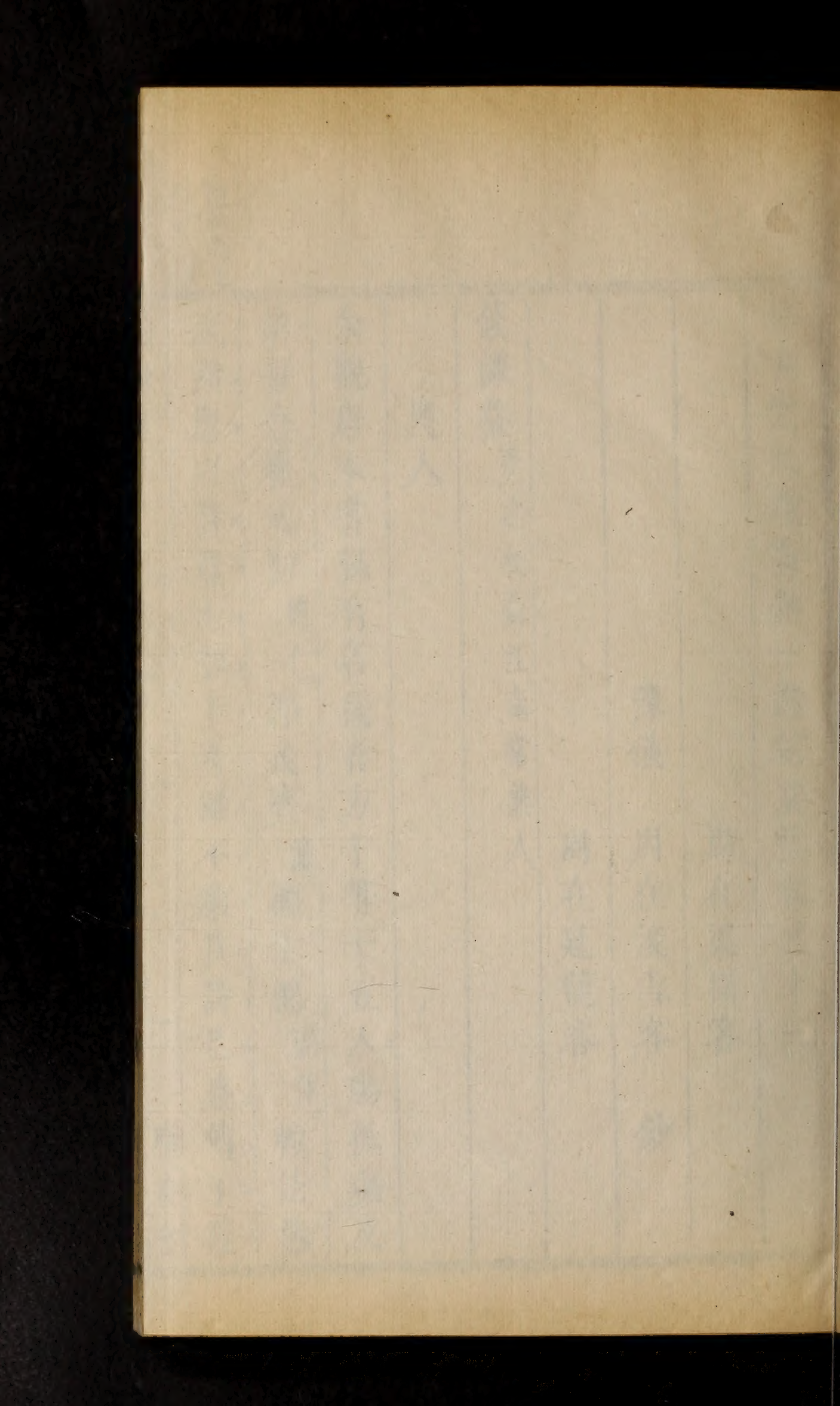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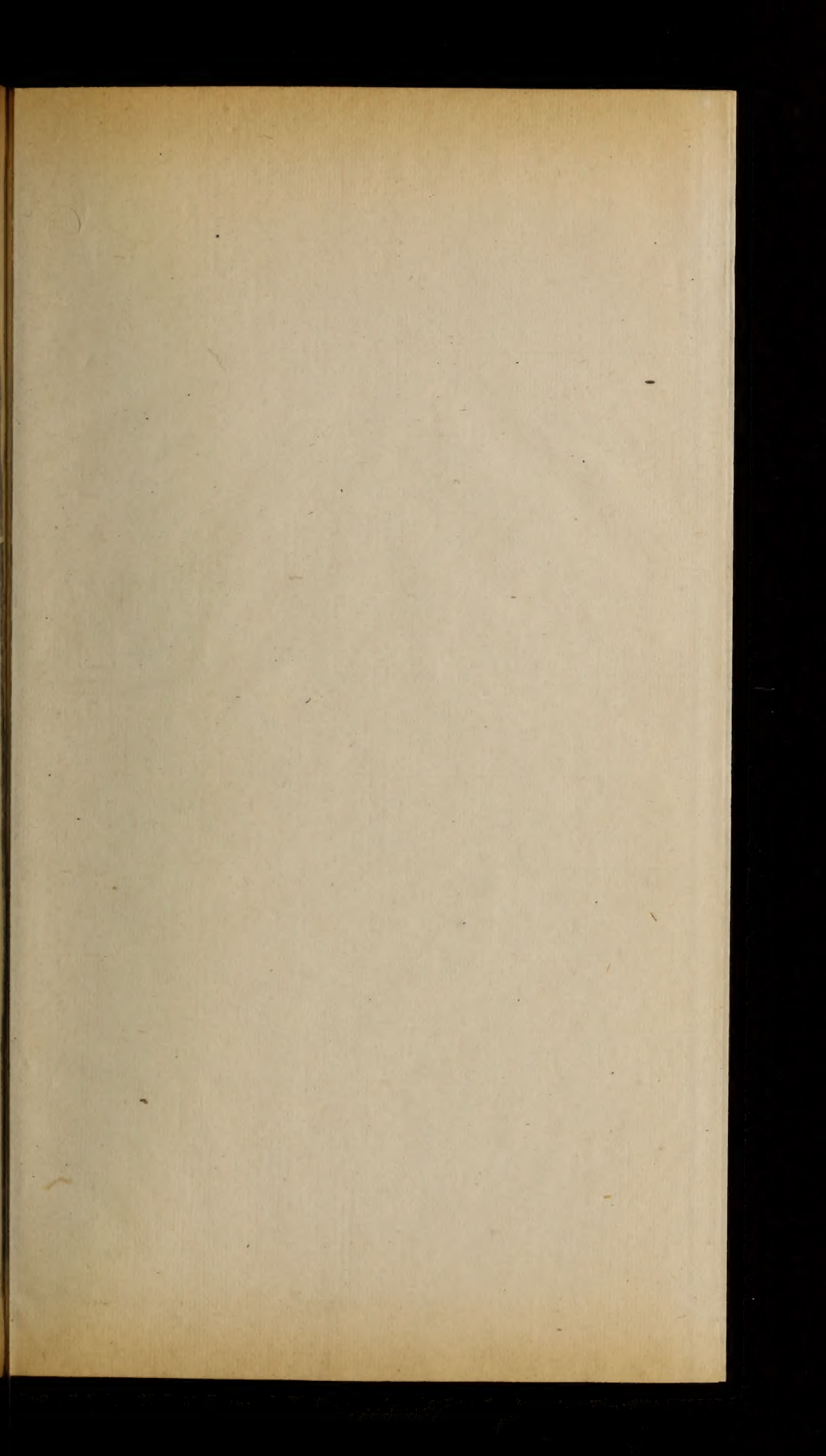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近世之士
白首淪沒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結鄰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錢謙益受之牧齋江南常熟人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純仁邵茂齊濂顧雲鴻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後

於時文者不知其幾矣可慨也夫

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于干等之後也悲夫

與顧與治

時與治爲宋比玉乞墓表

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坏之土沈埋于陳根墮樵之中乃有如足下者訪其墓

前哲風流於今未墜

屈坡公之筆爲小品文字妙絕一時

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潰酒之土嘗澤以今視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足下之爲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與胡白叔

曹能始見人詩卷輒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爲此體熟爛可厭也足下近作六言絕句如雀噪鳩呼時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冷然前後際斷可爲一快雖然足下其善藏之若令紛然屬和王

右丞二月滿人間又將恨足下作俑矣

與人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爲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後余以千金從徽人購出藏弆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床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

胸中深厚便容易寫得出

相似

與梅村先生書

謙益白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别後捧持太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淸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劉者或能望滸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佽助之以眉山劍南

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敘引非謂樸學謏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眞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倖其不能而鉄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既年好罵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坫者又將鉏我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政唯箧而藏之不惟爲

石谷名翬
常熟人

魏公藏描亦可謂免我於死也

與周減齋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受學于元照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能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晚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

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画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画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画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眞山水以腹笥爲粉本故落筆輙似石谷殆可與語此然敝里菰蒲多人画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惟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画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于先生而　僕　娓娓述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精賞鑒必不以　僕　言爲無當也

姚希孟　孟長　現聞　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簡冊中老蠹魚絕不須人間事而於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饜嚼之第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之蠹也欲從而蹋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 不肖行爲善藏之蠹矣并墨兵之瀆亦不欲哺糟歠醨惟喫神仙字爲㵐望行且爲蟬蛻毋爲蜉蝣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而爲春融卽蜎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

作中散之書也

與劉大叅莛生

朔方去京師遼遠前紀綱未還而書郵載發故於近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曇時現者已括盡長安棋局如旋觀之倏而豸繡倏而南冠又倏而爲西江老布衣莫非優曇也看徹此等事則萬緣總是蟭螟百年盡同蕉鹿惟此藎臣貅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常留天地間與三靈相爲摩盪而浹歸妙明心中亦是雁渡長空聊爲點綴固不能掃之使無亦不能留

步聞先生得於禪乘於此可見正先生所謂以用世爲出世者

之爲有大慧語云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文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爲證猶覺其有英雄無性在也凝觀履患難頗有遺世之志出福堂後高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素志且以告新直指欲放仁兄蚤歸弟則不以爲然蓋仁兄不出山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如傀儡場中業已扮出脚色須高唱一回狠做一摺使坐客動容旁觀喝采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

先生牘每以醫藥爲譬而愈緩愈奇知一事而天下之理無弗全

軍粧院子旋進旋退便念落塲詩亦無謂也

與宋獻如

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大都以邸報之塵羹爲杷䕫之百畫與各衙門套子何異覽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勢如一積虛之人風痰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石而羣醫龐集藥案盈箱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欲買參蓍而掌記者誘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憚于涉遠草澤而陳單方者嫌而弗用却而弗進至

若薵羣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袖手觀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囊篋而不敢動動之恐觸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肓矣

吳偉業 駿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瞻金支翠旗之氣講舍倚雞籠山俯瞰臺城飛甍馳道之觀迴瞻帳殿馺娑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轅以下杖刀立直望之如荼如墨如火羽林佽飛之客還過莫愁

湖都人張木嬉釆芙蓉薦魴鯉桂櫂蘭槳之樂信江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行亦羨我有此游乎清涼寺無高座談經佐武湖無水犀耀甲先臣廟畫壁漫漶無璧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渾天儀欵識皆不知姓名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抄集經史百家諸生販緡賣槳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數百列肆橋門多雜壁間物無稽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檝

唱烏栖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醉人志衍聞之又爽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峰斷雲梧桐一聲猿鳥競鳴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隋珠而吾猶戀腐鼠若弟者獨何以爲心哉丈夫終脫朝服挂神虎門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掃草堂待我耳

與吳默寘

弟以此中多佳山水愛事之日擬讀數百卷書作幾十首詩爲諸生立條教使雞鳴講舍有雷次宗伏曼容之風顧一年懶廢牽耗歲月負此官矣今以此仰

累我年翁年翁經術深厚才德十倍于弟以此蒞事增榮益觀弟亦藉手以免于罪戾年翁之賜也雞鳴山長松數十章弟與盤桓一載臨行傲然無送迎之色亭前池荷雖零落猶作數花居然新官舊官笑啼不敢而芙蓉獨矜枝閉葉以謝吾道客讓年翁獨享不能見分誠一恨事然弟自有蓴鱸稻蟹斗酒黃柑不堪落寞恨無繇持獻耳

失名

與陳眉公徵君

兩獲南問。知道體違和。旋膺勿藥之喜。夫胃容冲霧。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摩問疾。固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苓雖非上藥。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槩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雖至道淵微。不妨稍資草木以相引輔也。僕受質隘劣。文質無底。辱在先生裁量之內。獎嘆彌縫。十有二載。雖施甘饒土。難望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採九品之評。將爲百石之吏。政宜策其駑下。以遂繇來。而私心惶惑。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者。在於守道。弘命世之規者。在於濟

讀世俗鄙蕪之篇安得不奉蓍龜爲典型

物二者小大必有攸分故嚴正自持每易亢折宏通廣運必藉委蛇然亢折者一往而共量其心委蛇者多方而始全其妙故直躬而逢難徒有令名曲濟而無成更貽世笑繇是觀之自非知幾達權之士不敢解繩墨而擅神化也 僕 奉教大賢自持約束而未嘗學問神守躁淺既挾嵇生疎誕之性而又懷元禮是非之心蹈世末流必嬰多咎意欲思周任之戒守老氏之言退棲衡門永焉問稼雖無當高趣而實協鄙懷先生造庶之資語默中道審時量才其必有以教

匡之學漢宋而流於疎率者對此寧無自慚形穢

鄙人矣。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執物要其醞釀豈有間然以今之儒者每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至鄙跡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皆呵詬而日夜持籌讀老莊之書即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也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内務外此誠篤論然

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道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道遙孔明鞠躬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急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氣工文章豎節槩縱橫於神仙劍器沉寂於浮圖之說

亦非襲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人毋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疎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方將哀憫之而祈與昭晰乎自然柰何玩弄自喜耶今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折節而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妄附于琴張曾晳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李雯 舒章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闗

規正語能如此深細安得不傾人聽

望兄東下。更不可得。相對秋風。坐嘆而已。現草使歸。得接手書。情長幅滿。覽之達旦。子美有云。紙長要是三過讀。使我夜坐費燈燭。此言正似我輩耶。見諸新製。蒼涼高直。已臻上境。但弟聞之作詩家云。老過則粗。高過則率。我兄之詩。既到峰極。固當急持其後。不使轉墮一境。天下人知此者少。應是我輩勉之耳。

與金長留書

太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為慰。家君既終遁窮荒。雯也復遭再刖。深慚故人厚義。退而

古音高振正使時輩不能下一筆

自責未嘗不頓足而拊膺也先生春秋漸高亂息卑弱今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衣被人者皆無昔日之雅杖馬箠銜酒杯者朝夕在何許此愚父子所燕居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于窮巷之中不愧金石之義其意氣豈特曹丘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交通貴人周旋緩急在于形要故能使聲名發聞傳之史冊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戍窮交布衣下士特時勢有不便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太史公班孟堅揚微闡幽則遊俠之傳其必有金先

氣體逼似陳思非餘子所及

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雯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而見所願願時自愛更期三年雯雖不才猶當背城借一或雯之北轅即爲先生之南轅未知造物者謂何耳

與王敬哉先生書

昔言別之初自以爲一年之外再歲之內磨礪以須與得一當猶足與足下連騎西山覽京華之形勝發激宕之壯心出居庸歷上谷馳騖近塞作歌咏以揚邊聲此亦文士之瑋瞻也何圖龔土諸生落度不偶

瑰丽中又復伭勝

上之不能雪老父之奇冤。中之不能酬良朋之雅[illegible]

下之不能發慷慨之悲歌。當此之時。視日月其何色

顧妻子其何顏哉。平生每持達人之懷以為此身為

主名遇為賓竊笑當途之士馳朱輪擁華蓋傾盼左

右輒生光睞者皆是挾客勢以驕人于主人無異也

及久居卑賤廢然自失眉目無所施歡笑無所展乃

是慕其所賓而愁其所主此莊生所謂知其不可而

又不能不為者也

與沈彥深書

闊聞問者久矣向者龍友自貴邑來辱足下手書綦履詩箋東情懇懇屬有移居之事旋隨列南行未及裁報計足下之于雯凡一造室再寓書而差池相失遂成閒濶中心鬱結復何可言夫粵人之于秦也會舟零陵旋車轘轅不三月而已秦矣雲間去練水不百里而一朝別去輒五六年良以寒士失志行止濡澀舉步若畏影出門如拔山負知已之望者復何顏當聘睞哉曩見維瞻知足下蕭條之況近問臥子又言足下晚事能作氣岸不衰二君之言皆爲實錄乃

短笻促杖如聽木車鐵馬之聲

知丈夫堅壯之槩足下眞不愧馬文淵也弟年少時毎思及壯樂建功名疎宕之性必復中落然後肆志藝文角能作者不意差跌至今終成濩落三十之年已付流水陶隱居云服食可期而髮容難待彼養生之家猶尚如此而況競羨耗其神憂愁消其慮者耶是以毎當春鳥弄音秋蟲振羽還覩七尺之軀乃復慚此微物又何止仲華笑人元長椎壁也今足下之齒既非盛壯而叟也年復一年行當相及不知酒杯卷帙間能磨耗壯心否不然將學道怡神求丹砂問

嘆老嗟卑之言獨能驚心動魄舒卓何等筆也

金剛哉有以教我者其勿吝也

與顧偉南書

風雨春寒桃李遒盡昨得朗齋少廻餘姸我輩悲涼之意畏此艷陽及覩離披更傷懷抱兄獨蕭條曠野之中其將何以散此耶北音既至二子並捷喜知已之獲伸彌復難於自況身無井源之高潔兮望風塵飛動之物若有凌雲之狀及其自覩不啻若蛙黽似此情味終為學道者所棄耳

歲首與友人書

誰能遣此

一生令人黯然

憶少時帶假面具或以帕覆首與兒童相鎮壓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羣少年袨服陌上跨好馬蹀躞弄影翩飄然有欲從之思而顧彼意色殊不以此相許又間歲冬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已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事歷歷可數小園西墻脚下有垂柳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栓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宣武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言亟復可念耳

汪　琬　苕文　江南吳縣人
鈍翁類稿

與周處士茂三書　答

僕既見足下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覩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面且爲之扭怩而心且爲之愧懼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扭

怩愧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窺見是宜何如懼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僕交遊衰少然於葉門得許子甫輩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亦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檢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眞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愧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

正是自已占地步處 正是學韓歐處

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 僕而掩覆其短耶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灝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輩流又能周遊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百於 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討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敎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答陳藹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是年此四

昌黎論文必本之於道及其論致力于文

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illegible]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疏而識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誚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

處不過推尊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遂耳道未嘗不寓於文而執文以爲道其說亦有弊即荀卿揚子俱不識性而昌黎以大醇許之已自逗漏不少存老此論

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徉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遊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

人不敢說破者

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唯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顚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巳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

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為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　僕之陋劣

袁花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　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無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　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

前數篇純似韓退之此篇則脫胎于歐永叔

於此等文猶存大家規模不肯作小小韻

之疑僕也尚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琬聞古人之為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托諸鼎彝敦卣之數而傳始皇之罘之篆會稽嶧山之頌托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托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為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玩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

數語

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淸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托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籀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効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愼擇其所托焉今琬學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薾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文之懼

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
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托非其人則
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況望其
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鵠琬既命書
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詩僭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
思欲托諸顏淸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
鑒而許之幸甚

答王進士又旦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

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幸　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字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

可謂辭達

藏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

幼清先生爲轅文尊

可窺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

琬才學忝陋。使厠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僨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宜。

宋楙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 九籥集

與賓之兄

鬬雞走馬。蹴踘超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

人李本寧先生嘗稱之曰幼清有封侯之才而不遇蔣有神仙之骨而不遇師可謂知先生者矣

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客往往冒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離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謔神超固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況斜曛男兒貴自信爲語老翁無强料人未來事也

戲黑二

姿態可掬

一味曠絕脫盡文人蹊徑此筆墨中散聖也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于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歸莊 元公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霖 癸未

弟以五月出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崑山之人見者皆驚蓋傳其死久矣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地震水溢此災異之見于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異之見于人事者也不知今日史官亦當並書之否

妄必思可傳然後不敢輕爲非誅於文者

一笑弟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屬盛觀而幷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艤一小舟于河干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則西連日西風緊將吹到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丹苞朱實知已爛然惜哉今歲無緣惟當夢遊耳

陳玉基 賡明 敝峰 江南武進人

與曹袞眉書

袞眉足下僕昨至京師攜所爲文數十首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私竊自喜以爲昔揚子雲著太元世

不能爲此言通篇氣骨全得力于昌黎

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　僕文雖不敢擬於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之者此其所以喜也既又退而自疑昔韓退之欲謁宰相其初上書曰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輙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即知其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者有敢比於退之者乎乃　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文者一見　僕文即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至　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于此也中

推許之後深自刻責如此不獨文章追摹古人已也

夜自思怦怦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愀然不能已於憂也 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安爲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既已願爲文章其文章既已謬爲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於後世譬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杳無足觀則何益哉則何益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始無所愧 僕求諸心究何足恃耶求諸心既無足恃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 僕過甚望 僕過

奢而舉未足爲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有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耑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即不負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與向之所以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此書以告僕意伏惟幸察不宣

與臧齋

叔峰古文詞俱學步八大家而翩翩翰札則又江左之英華文人固未可一體拘也

下里漫漫無高山大麓之奇無洞壑淸泉之美地靈旣少人物亦凡荊川以後罕有以古文辭名世者埜生也晚無才有願不自度量竊與二三同志皇皇深程妄思縱步學林長驅文苑塲此邪許蹤先賢之後塵詎意南風不競去歲冬初旣失董生今玆秋孟復喪鄒子同魏文與物之疴切昭明俱逝之悲文友文酒自豪沛國國山風流盡墮程郵恂恂春風玉質觀其握管摛詞駸駸未已而金刀掩鋒長河絕流翩罷凌雲鱗摧激浪緒業可悼非哭吾私每過二生之家

書析依然筆塵不御老母隕絕稚子斷魂仰思海內愛才莫若我公即昨之提挈二生何殊任彥升之二到于襄陽之一韓固知聞訃盡心有異他友同里誄輓何足以爲二子光倘蒙大作手賜之傳世之文死而有知誦且拜于泉壤矣先生其有意乎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與某生論不好名書

近遠之人所翕然稱慕之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苟期得乎此而舉他物不足以易其好者非名也耶鄙行

不明已意大意隱隱在中文字之氣去秦漢不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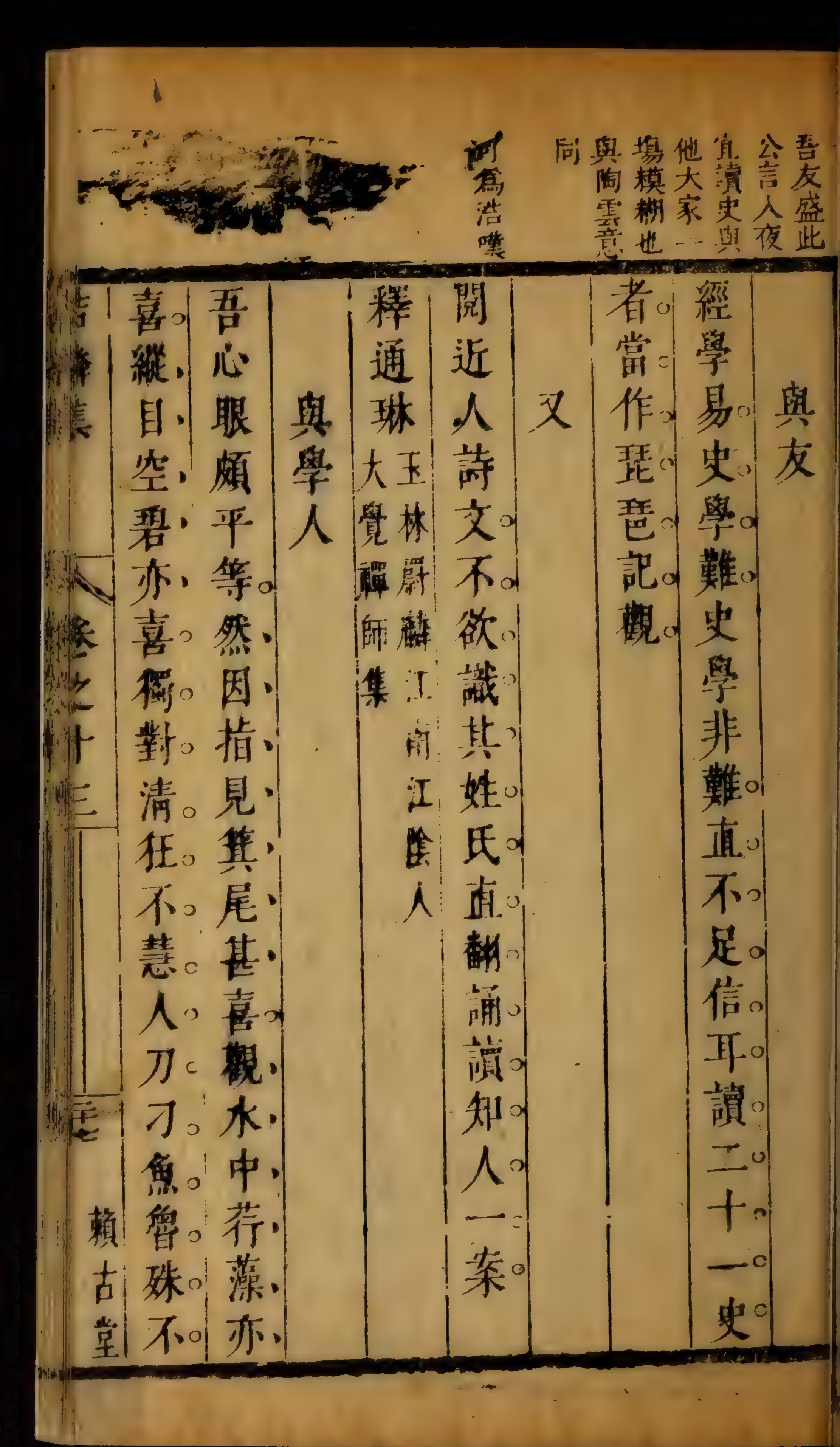
疾沒世而名不稱富貴貧賤去仁則惡乎成名名者君子之所甚急也而子乃高譽僕以爲不好名過矣今夫嬰兒之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雖嬰兒覃而噪呼謂之飯也羹也胾也此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昔者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耳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然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

皆在于臣尚何調于焉哉楚人呼石未剖者為璞鄭人呼鼠未腊者為璞楚人之遇鄭賈聞其聲請視之出之則鼠也齊之女有設為不嫁者行年三十而有七子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若是者皆僕之所耻是以不敢有此名也僕豈不好名者哉

楊大鯤　陶雲秋屏九搏江南武進人

與曹星客

對此君覺陰寒之氣不可耐急走檐下晴賜藹然與足下期即使坐無周郎當與顧雍割席



吾友盛此公言人夜眞讀史與他大家一塌糢糊也與陶雲意同

河爲浩嘆

與友

經學易史學難史學非難直不足信耳讀二十一史者當作琵琶記觀

又

閱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翻誦讀知人一案

釋通琳 玉林爵韡江南江陰人 大覺禪師集

與學人

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其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刀魚魯殊不

今人皆知一說不知其又一說

耐。

又

古人不期來日余七年前過龍潭癡立久之妄作一念須連筏臥遊方盡此中深致不圖茲來果暢昔懷孰謂來日果不可期哉

寫出性情便見身分正所謂現身說法也

與人

病僧易病對客久即病稍觸暑即病然亦易愈吸水即愈飲雪羹即愈極病垂斃不見一人即愈小病讀書即愈今日胸次愊愊閣前書此紙未竟海雲空水

俳偶之文能以意運

同一浩汗羣峰競爽涼徹衣裓

顧樞 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梁汾君諱貞觀之尊人 西疇日抄

示人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蹴造青雲捷矣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運使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徐元珙 荆山江南武進人

募賻建陽令書

同疆而作王臣誰非僚友生死而敦夙好乃見交情

賢秀不膚者亦爲僅有之作

三千餘里之旅櫬難歸端有藉於麥舟之助八十四齡之老親尚在更當謀其菽水之資僭佈短言與聞高誼萊陽蓋公某者筮仕建陽挈家赴任行臨閩界暴病遊仙策名雖歷五年食祿未沾一日修文應召空題縣令之銜來暮方歌竟得銘旌之耗斧資垂盡充藥餌以難敷含斂何來鬻衣裘而不給上有白頭之父胡堪淚竭西河下皆黃口之兒安得魂招北海繐帳暫停杭郡鵑血啼殘靈輿孰返登州孤坵望斷路岐涕泣凄然三峽之猿華表歸來杳矣千年之鶴

以古道古心出之便

驚宦海風雲不測義起同官歎人生溘露堪憐責存我輩既屬登朝載贄縱未識面而已知名豈無齊譜聯簪自當吊生而兼恤死或驂騑可脫彷古道於沐棺或雞黍無寒赴高情於執紼各捐阿堵用代生芻弘朋友之情以急朋友之難愛屋自可進推割朝廷之祿以賻朝廷之官傾囊非爲過舉但得客路一靈遄返庶俾夜臺雙目早瞑倘襄事尚贍餘貲即乃翁稍娛晚景備棺無槨不煩顏路之哭顏淵問若有餘聊代曾參之養曾皙豈獨仕籍友聲佳話實爲仁人

成至文

能於此等情事寫得淋漓生動更有何難寫之情事

君子盛心氣千丈以干青誰不如我血三年而化碧豈忘報君嗟乎張範非遐左羊可作情深埋玉能不悲王子敬之琴誼重斷金豈遂乏吳延陵之劍無辭倡首謹告同心

賀撫辰 黄序江南丹陽人 煙鬟閣集

弟病瘧與此

人之遘疾者始於心忘其身而病生繼則過患其身而病不去忘身者方其康强時不擇味而飽不擇風而裸不擇時而色不擇醒而醉不擇里而趨不擇性

竟如讀孫吳兵法

而喜怒哀樂故病乘吾所弗備既至矣悔無及則嘗歛思攝形堅持吾力以勝之而瘧尤甚夫瘧之為候也信患者信其信則其去也如釋縛如聞赦而來也如就縶如揖盜如尾生待水如粵人迎蠱身未寒早為欠伸呵吁之狀以候之熱未甚預有探湯厝火之想以緣之此其氣已先奪矣瘧安能愈吾為子借箸設數策而攻焉一日守四肢百骸我之城郭壁壘也飲食衣服我之侍衛虎賁也剛果勇毅我之干櫓甲胄也敵至毋將毋迎勿怖勿畏堅城壘增捍蔽奮勇

敵。如是。久之。彼雖有小入而無大創。敵必退。一日制方其寒時。思吾身。如在咸陽望三月火。如避大熱於鑊湯中。暨熱時。如吾在錢塘射八月潮。如襄子決水灌智伯。如梁鴻滅竈。卽其境而反持之。敵必散。一日忘吾擁書萬卷。隨心所適。若愈風檄。若手提髑髏詩。若無鬼論。引滿靜讀。如登樓待敵。偃旂息鼓。敵自疑畏不敢入。一日觀至之日。虔誦般若經一卷。經云過去未來現在心。卽吾所云俟之緣之之心也。心不可得。何有於身。身不可得。何有於病。次念天人脩羅皆

體聖賢忠恕之旨以交天下之人此天士學問閱歷俱到之文

悉供養我仗經力蘼鬼避舍一日療患此者方藥千百計倘攻補雜投體削滋甚今惟守一方以養脾滋腎爲主非期速効要在戒容止息游思節勞倦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弟行之朞月而不霍然者我以頭賭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伏讀來翰知足下見友人之負　僕　謂不終峻拒疑待之過厚以　僕　之不能絕交爲累此足下憤激之辭亦如公叔之昌言以論交道則未爲盡善也　僕　性好友

朋數十年間交于四方未可一一數也當年少時席祖父之餘貲慕古人之行事或拯人之困贍人之貧固嘗有之乃至今日此友之于　僕亦世風類然何獨于此友而深責之若責友過深則始而同室必至操戈始而握手必至下石天下曾無一人可交又何從盡得賢者而結契之也且人之相怨未有不于其相遠人之相嫌未有不于其相拒向　僕之受累正以賢不肖之區別太明乃知孟博疾惡之嚴其于保身之道未得也夫我之于友不可相負若友則安必其不

利平之言勝于毒罵異論從此可廢矣

負我哉友既負負我而遽遠之拒之則其人必生慚愧則生恨將有隙末而凶終者矣惟深體聖賢忠恕之旨得善處之方不必杜門不必謝客于人何所不容又奚責于此一友者而深絕之乎且當世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近見足下好爲藏否有類于 僕曩日之爲故敢以自厚薄責之說進惟足下垂納焉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許甫草

承翰示漫以古文相推且以精深謹嚴獎僕 僕何敢

當僕于古文實未嘗肆力中年竊有浮名近人詩文不自量災木者甚夥時時強以作序然脫藁即棄去無有存者如其剽龍門之餘唾襲大家之皮毛詞有非今非古之間氣在半生半死之際甚者妄振將貴謬託知音稿不十數葉輒板以示人曰吾能爲古文天下之能古文者不吾若　僕不敢也且實耻之如我甫草實爲間出也惟矜其愚而賜之教焉

結隣集卷之十三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昨偶憶藏弆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反覆玩釋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

文章不如此不名大家

處反宜動色而陳繫繫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髓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吳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盡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故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往復留連疾呼痛言猶恐疲癃聾瞶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祇可以動

今人寫生之文只取生動故不免失之佻巧大家亦不免此弊

明哲而不可概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采葛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鬱不獲舒激爲震霆凝爲怪雹動盪摧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則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纖佻甚或詭誕流爲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慮傷品其文縱工未免攜瑰玦易羊皮終必爲明

巨源之死最慘誠足歎息

想見一時數君子相與切摩爲有用之學

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翁曾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未幾横折推朝宗問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至爲徐王之失而今已不免見其疵纇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矜負正其巧于容悅間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場摹擬古人俯仰畢肖觀者撫手悲愉涕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虚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聽

其天倪之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嘻笑怒罵以至痛哭涕無不有精衛填海愚叟移山之誠以貫徹于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纂組雕劖之勞不知世目非笑之爲非笑此即立韓歐班史于其前肖之則賞不肖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强其所不屑以求必肖况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其心而文亦必以其實重心與實之所出斯歷于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爲有用

此望與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

宗一妄言之

與魏凝叔 庚子

蘇子謂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不爲物役極善居心語也近見友人立精舍於大道之旁頗謂非此際所宜令觀者妄生覬覦其事既成心欲言之而口不能盡後悔之凡三致意友人不爲止遂有家禍匪爲人事天道固不欲君子今日泰適耳勺庭藝植雅飭池圃此小事非有大過特竊意中沾沾矜重漸欲成癖癖此宜觭士詞客吾輩有此則器識不達不

諸葛淡泊

大古人德業勳名每因愛染耽着生出大弊大害

不必叔子損其跡亦自損其心而已否則吾輩洞觀

古今卓犖獨立而其志乃反出申屠蟠呂巖之下奚

可哉 望比一室九口寢食坐立殆非人狀恒竊念陽

羨書生求寄鵝籠中宛然與雙鵝並坐籠不覺小負

之都不覺重鵝亦不驚設腹中容得許多人物擺佈

得出收拾得下輙復慄然自失此雖稗言可以喻大

達之則顏氏瞿瞿陋巷中也叔子宜同念之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亂禧亂禮

一句兩句閲令人十日味之不盡又不爲楊焦之故爲鄭深

與人

爲惡輙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又

「以技貴士以技賤

又

曾愛古人近河不肯杜使水詣非吝此木其一段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又

人于衆順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

思錯去深
中痛懷之
記笑少

又

爾輩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纔思彌縫彌過去淡覺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入棘叢滿身被刺求救方脫然何如不入荊棘爲高乎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釆書

嚮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知之然又不可不荅竊彷彿其大槪謂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匪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

得人家爲文之旨

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克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脉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唯患性

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必將洋洋充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操觚搦管之士逆而溯焉不可得而幾也。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數大備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畢讀一則勤勤懇懇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自不媿古人。夫而後知文之必生于情也。又何章句之足云。

與子弟論文

眞奇文字不必讀七十二峰記矣

王文恪公七十二峰記凡六百一十二字均分至少每峰亦應得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占去若干他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總結語占去若干幾于七十二峰本位無有一字乃其敘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水揚波是何法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稍應一籌莫展矣

古人爲文雖有偉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

可爲今人傳誌之矩矱然世終難以語此

而節其不勝也人于藜藿既飽之餘强以珍饈亦必膨亨而不適于體収結恒須緊束或故爲散弛解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弱也

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即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之全體著矣小疵小癖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反爲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能寫難寫之狀彥和論文所未及

司馬遷史記魏武帝詩皆不忌直寫者

自己文字好故論文能如此好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保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搆未免刓圓方竹也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辭格苟非市井郎小兒耶規倣俗所謂套如李于鱗輩之作樂府及唐古風之類是也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神情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之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

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何長短亦復如是

魏　禧冰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即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則慨然願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友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窺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

所志所言大約似陳同甫而尤期於誠朴

歲立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巳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 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其嚮往之意此誠於 僕無當 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 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間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雖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以深

作諜以巳酉冬沒矣年僅二十一易堂後勁遂少此後人

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 僕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甘長者年踰六十少年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傳故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于得人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李咸齋先生病九日而死 僕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遂得之足下 僕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間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

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于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愼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井臼乾餱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

令人自嘆自悲何不早爲之計

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怵乎日掩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 僕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强他日如 僕年歲必當十百於 僕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熖熖然若火之始盛旣而志衰于嗜慾氣奪乎禍患心亂于饑寒行移于風俗學術壞于師友及至强

立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憯乎若死灰之不復然僕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為古今有用之人是則僕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也

與彭中叔 名任寧都人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擇用之絕不消自已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

如此讀史儒何必非理學之書

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畧之高閣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粗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泛通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議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晦翁不能攝服同甫若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鐵種種辨論矣

偶有所觸質之中叔意謂何如并致而康教我

與友人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卮言獻之不暇而敢靳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應其機雖至忠至孝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而小人所以成其惡故明智近于變詐深沉近于奸鷙果斷近于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殺賊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則操賊之刃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

萬世不易之說

曾奇而確

之刀卽以作賊近于敝門中擇二三夫貧忠信者與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此書最得力者不過三十篇今先以五篇奉教望細爲推求指其謬妄幸甚

與人論地獄書

君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耳。僕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荀偃訟厲公亦旣徵其事矣且卽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

予嘗語康生人口頭有地獄則心中有地獄心中有地獄則真有矣

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牝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憤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感恩儺儺祝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蟯蛔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蛻而白者存丸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丹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

萬法惟心地獄亦起乎心耳

見善作曰從無証有確確可據思理最精最微而言之顯淺人人可悟讀此乃知徒謂告地獄以警人者猶庸人之見也

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曷可擊而撲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捕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乎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饑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撲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殺生之說吾謂

可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魏禮 和公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眞意所謂發乎情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爲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窮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懼

彭躬菴曰吾讀近少年往復書頭森森欲嘔且卧以其中無所存徒攀緣古人自飾

榮辱之端不入其胸中。乃能有所茁而不奪吾志。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也。匹匹之心。竊所跂望于我友。

魏世傑 與士 江西寧都人

答臨川王元升書

傑頓首復書元升王君足下。方今帖括沈人心知。于當世務。不知焉之幾足。塞耳泥首老死牖下問有言行誼言經世者。則羣指而笑之以為是怪物異類也交友道喪。亦是之由。况誰復能自得師者。嘗觀奇士

浮夸耳似此高爽平實尺幅內有無限真意自益益人最耐咀嚼

偉人不生于時平有道之日而天地寥濶萬物閒寂則非常之士隨在而有然士無過人之力則不能屈于人志識不高則不能事人故家大人論留侯曰圯上之納履與博浪沙之擊一也夫士必有識而後足成其志有其力而後可以見其識平居讀書論議可以廣識而所謂力者非有毅然之氣身試于艱難險阻危疑利害之間則無由以自出足下生三十餘年未嘗一執贄有所師事及得遭其人而又惟恐以文字之徒進必欲得所以事師之意積誠于三年之久

蔑之紛紛者讀此廢然返矣

而決于一日則足下之識與其力固已歎庶乎得守其志矣。傑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時正恐為勺庭諸子羞今讀于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自言得失之故怵惕于其心日益不能已也已

呂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集

示人

常言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鬬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

秦　鎬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亝　如何不飲亝集

與其司理

王廣文移鐸而西。妻孥蕭索。共踏火雲。殊爲可念。諸子衿欲勉留數日。煩齒芬一達當事。以冷官而待秋風。分固宜也。

張民表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塞菴遺稿

答周滅齋

偶閱伍容菴彭玉立兩君漫錄。評正于有駁錄矣。伍有駁駁錄。于復有駁駁駁駁錄。大爲可笑。記前修有言

只管嚷作甚麼二十年後各各有一土饅頭住此話

不識兩公曾聞之否

周文煒赤之　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四留堂集

與賈徙南

每讀史及諸傳不三四行即定其人善終與否至傳末先者僅十之一二然不于其身又見于其子孫矣我輩立身行已當于前三四行謹慎爲之毋令後之讀史者甫開卷有以定我之生平也

與人

壽康上曰頭之凛然

古人驗心于夢朱子曰人于日用之間不思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矦王惡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予有四十吉祥相其一則爲凡夢俱可告人夫至凡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示長兒

少說一句話吉祥善事少見一個人淸淨道場

王望如曰二語當懸之中堂

周　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嘗實堂集

復長江馬生次京　圻

黎愧曾曰平常敘述中亦自渾渾浩浩正後所謂得歐曾之所言來者

某少時略識之無。讀書纔能上口。便妄意學爲詩古文辭。至今三十年。未能窺古人萬分一。長而遊覽四方。以積生結習。好與交游商略。一時同人遂有以此事謬相質詢者。久之雖未通縞紵奉音塵。亦莫不千里寓書。以詩古文遠相印証。豈某果足以厠壇坫之末哉。亦不過一二高才寡和之彥。見所採有近巳者。喜引爲同調耳。足下忽復遠辱魚書。過相引重。至謬比之陶杜歐曾。在足下雖採虛聲。無暇考其藴實。而某亦何敢自外聲氣。不盡言以相正。葢今日之詩不

高蘿栖曰從藍本數變而後不止失其意矣

患不陶杜而患不知陶杜之所自止今日之古文不患不歐曾而患不求歐曾之所自來其弊必至於天下之詩文皆陶杜歐曾而實爲有識者之所掩口總緣不求其所自來不究其所自止始焉以陶杜之詩襲爲陶杜繼焉以襲陶杜之詩爲陶杜始焉以歐曾之文擬爲歐曾繼焉以擬歐曾之文爲歐曾轉相倣效驅染成風有病入膏肓而猶自以爲全人者豈不可爲之大哀哉惟足下之詩知其所以爲陶杜者何在而發爲高響殊非齊梁中晚所可企及固而擬足

下之文。必知其所以為歐曾者何在。而吐其奇氣。定非六朝晚宋之所可妄測。某目前為吏牘所糾纏。不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麋鹿自遂。將以採一代之聲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藉光足下此編。當必不少也。

復上杭劉生麗兼 金開

當今風雅凌彝。文章道喪。得足下弘明斯事。旣探理奧。復深經術。乃以餘力作為詩歌古文。則異日起衰振弊。繼昌黎永叔而興者。舍足下其誰歸。不佞每見

黎媿曾曰一瀉而下足見河流千里

後來之彥領袖英絕者則不勝嘆賞咨嗟不啻口出惟恐不見知於當今不永傳於來世固無今昔無少長也而目前以沉淪世網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反使夙志忽忽從風塵吏牘中因循疾逝自恨蹉跎恨惋莫及而來教殷勤過相推許若於　不佞有嗜痂之癖者豈非苔岑雅合固有不爽如是者乎然　不佞之所期於足下者尤願以用世爲砥礪如古呂黎永叔以及文忠文正諸公皆以斯世斯民爲已責使其道日見之施行而後舉而筆之於書所謂天下文章莫

大乎是仁義之言藹如也足下負英異之姿篤沈潛之學揣摩世務研究天人惟皇皇焉閉戶以窮年一出而應王者之求固將有黼黻皇猷潤色鴻業文炳文蔚之偉觀豈徒雕蟲篆刻子雲阿爲壯夫不爲者乎若乃窮愁著書好爲嗟卑嘆老之言以庶幾賞音之一契如來論所云伯薮之於白雲者又豈不佞之所望於足下者耶至於高文大篇不妨傾囊相示不佞雖復憒然聾瞽極力表揚固不必以跋涉山川浪費時日效世俗所爲徒於大業相妨也足下幸自愛

星子曰妙喻

答長汀李生化舒日長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家言非以過高之論繩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爲文章成其爲章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爲一身也以此推之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沉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爲造物所不可少者如使以冉冉之氣而附以難轉之堅則不可以升英太空矣使以

愧曾曰惟化舒足以語此

百鍊之質而雜以炎上之威則不可以爭貴與彝矣予見太史公世家列傳中雜取周秦故實不能不資之尚書左傳國策諸書然每增易古人一二字句豈誤書哉又豈自作聰明視古人猶有不足於此哉亦以我之氣體業已如是則古人之不如是者常足以間之如鳧鶴之不相易涇渭之必不可淆故稍為損益之以就吾之節度則雖尚書左傳國策之書皆我一人自筆之書矣讀是下古文詞蓋真化舒之文而非今人襲為秦襲為漢襲為唐宋大家之文也敢於

足下一暢言之。

復江寧劉生黎先然

辱書見及。若不屑沾沾向帖括家傭工塗澤。以階梯功名者。與之質。而虛懷下問。及於迂疎不合時宜如僕者。若謬引僕爲聲氣。必欲與之同調。僕何人斯。敢當盛意。及讀足下鴻文一集。乃始愕然驚喜。知足下留心於古文有日。其所爲古文。已章章如是。是其服習於八家之學。固能窺其蘊奧。而擷其精華。其於古人之道。已矻矻然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故矣。方今大

黎媿曾曰此等用筆求之近賢惟艾東鄉爲能

雅衰敝文章榛蕪昌黎廬陵之絕業既已不振於區內而金陵景物麗都人士亦多風華少質實求其敦崇古學以上接漢宋風規者瀟闓太初兩先生後遂難嗣響而足下巍然振起不爲俗學所奪不爲風氣所移固僕所旦夕欲見其人與其所爲文者苟非足下之虛懷下教僕年且耄矣亦何由及見高文與一日得見足下之爲人哉今既當吾世見其文以庶幾見其人矣又豈徒以一見爲幸已哉則將有人焉紹昌黎廬陵之絕業以召來茲於千百世惟足下是屬

余澹心曰三段錯綜而出今人不能尋其段落之迹

惟足下是望望之深則其規之也當切而不出一言以相規正又豈所以遇足下乎而足下又實無可規正也率其狂瞽以與足下相摩切惟足下勿速成也凡人之欲成一事以為足以成之矣不敢驟以為成也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則其成也不可易視古人之成非一旦而止則吾之效古人亦不以一旦而盡循循焉取古人之精氣與吾之精氣相持於可久而後可有成而古人之自言其得與勇於自任者固不必襲其聲容也若夫所與之人不可不嚴為擇別言之

羅星子曰
議論中夾
帶叙事子
長法也

非人毋論其言既失而並使氣不光偉非文章之小疵也如某者與艾東鄉爲同里時東鄉與雲間以文事相齟齬謀攻東鄉者欲以其鄉之人攻之謀之曾庭聞曾怒拒之遂及某某即出而與東鄉辯辨論東鄉學業有本非某所能訾議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之戈其心術已不可問又何足與之謀千秋大業哉此不可不愼絕其人也足下深於理學理學爲文章之根幹 僕豈敢有異論獨宜稍自矜愼恐溺於章句漸流爲宋人語錄亦使文章不振足下視紫陽伊川

之書何如龍門扶風哉況理學自在天壤彰明較著即辨晰秋毫亦宜以光偉雄雋之筆起之然後不敝今古吾願與足下由唐宋以進窺秦漢之堂奧而已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足下規固非有加於足下也由足下之意而推廣之耳文選僕三十年來妄爲裒輯者由以示人人多棄其所學而從事於此幸足下正之何時樽酒一細論乎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

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
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隱君涵光曰朝宗才
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
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
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
左誣魏藏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濬
曰朝宗後出才儁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
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駢麗
之文壯而悔之一規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惟

王望如曰使人憬然

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毒詈匪類妙極形容未嘗不痛快人心而惟憾發于羣奸既死之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操觚所譏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議以蠱謗諸正人者又當何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與同事

雜俎曰令人無處可遊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有一人號爲望火馬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柰之何

與康生

桓豁鸜鵒能入甕中作齆鼻人語此君之文殆如甕中齆鼻人語不止似疲牛拽重車也

高雲客曰兩用事止見趣絕

答何省齋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即令得大軫國紫米炊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即使天能雨粟亦必如

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槩雨則予依然目窺米甕矣公尚苦饑予將奈何

與黃黃鶴

黃鶴樓以仙人招橘皮戍鶴起舞而名黃鶴峰以擊下多松花鶴背俱黃而名先生是橘皮戍耶抑松花樸耶二者居一總太淸空但恐空餓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闇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二[illegible]

墨如統軍者受千般之餉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弦女兵符令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挺憾無古蹟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宋韓文學書

敬上公江瑤柱二十枚瑤柱出興化之涵江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綠綠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彩燦熳不忝瑤名余驟見之語人曰即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所有矣食宜去其肉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

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杜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故不甚咀嚼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莆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安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嗽之咸謂得未曾有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會城人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余至後令蜑人索之梅花丁石間間亦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蜑

安靜子曰借一江瑤發出如許慷慨使無聊之士讀之泣數行下

康生曰妙語自是長公後身

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為未嘗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幾矣公念之哉

與長樂同年郭蓮峰

公以瓜荔相貽皆珂里上品最中予嗜但予更有請焉欲求荔大如瓜瓜甜于荔

與何省齋

弟幼時見傀儡戲二尺許長線索纍纍任人提弄近

予弟與文寺伯紫諸公倡酬詩頗有自得之境惜以去秋謝世矣其遺稿予方料理梓之讀此[illegible]

則變爲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傀儡亦且漸小何况于人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自運聰明可畏亦可悲夫

周亮節 靖公 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醉耕堂遺稿

與張文寺

公詩四章卽和如來數然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鼎而絶脈矣

結鄰集卷之十四終

